

中國地方志綜錄

上冊

中國地方志綜覽

卷一

朱士嘉撰

中國地方志綜錄

馬衡題檢



中國地方志綜錄序一

今之學者莫不知史書之不足以盡史，故畢力搜求地下遺物，官署檔案，私人書牘，以資實證。然而即在史書之中，固尚有未聞之山林，未發之金錫在；家譜與方志是已。向日我國社會之單位為家族，而家譜記之；我國行政之區域為省府縣，而方志詳之。此二者，材料至豐富，且甚翔實也。然其藏棄常散漫而不可稽，其卷帙又繁重而不便讀，故闕條雖鉅，學者猶憚之，用之以治史者殊寥寥。家譜印本少，秘於各家，非一時所可徧識。而方志則以分地纂輯，得按地以求之；又人事之關涉者多，流傳得以廣遠。方志學之發展視家譜學為早，非無由也。

前此各史藝文志中亦嘗載錄方志矣，而疏漏彌甚。藏書家如天一閣，千頃堂，傅是樓，並以方志入錄，而惜其零星；夫私家之藏書，本不當責之以完備也。繆荃孫先生編錄清學部圖書館所藏方志目，是為方志有專目之始；惟所錄者限於內閣大庫移藏之本，後之人欲觀明清府縣志之全者，讀之猶未饜也。朱君士嘉學於燕京大學研究院，即以方志為題；嗣主輔仁大學講席，又以方志設教。竭五年之力，博采旁羅，得國內外現存方志五千餘種，作此綜錄，以示大凡，蓋直接為目錄學家創一新例，間接為史地學者開一大道，可謂盛事矣！

中國地方志叢書
予與士嘉同學燕京，相友六載，祁寒烈暑，恆見孳孳。每成一卷，必承走賈，故備論其著述之事。竊謂是編之出，利於人者有四端焉。

夫研究方志之源流者，宜作系統之搜尋；宋以前完書無幾矣，自宋而元而明而清，或順而游，或逆而溯，要當遍觀，不可割裂。其研究方志之體例者，宜洞悉材料部居之術，採訪之由，及前代學者撰述之總成績，與其輕重得失之權衡，此亦有待於博覽，非歷歷之鄙儒所能為。學者擁此一編，智珠在握，左之右之，俱足以達津梁。其供應研究方志學者之便利，不待言也。

每地修志，主要標的在於備行政官吏之鑑覽，以定其發施政令之方針。凡編纂志書之善者，力之所及，足使在位者鑑覽得其要而發施得其宜，故修志之人不可以無學。繼自今，凡從事於斯者，手綜錄一編，自可彙集舊志而詳辨其善否，因以舍短取長，補偏正誤，而規畫新志之方式，則所作者必有以突過前人。又有雖非本邑之志乘，而夙昔推為名著，若錢大昕，戴震，章學誠，孫星衍，洪亮吉，俞樾，孫詒讓等主纂之書，皆有其特識殊文，足為後人模楷。修志者循是編以求之，有餘師矣。此所供於纂修時之應用，其功亦非細也。

研究史學者，其取資也無窮，然恆苦不知材料所在。欲覓一僻邑之志，雖居五都之市，亦未能必得。今既備此一書，則何館何家所藏，一索即知，登門可讀。即非本地所有，命舟驅車而就之，亦得之矣。夫如是，則向之求材覓證，百方而不得者，今乃若取之於懷抱，治學之津，有適是耶！其有編輯中國地名辭書，繪製中國地圖及沿革圖者，皆將賴是書而獲得豐裕之資料；豈若前人然，編錄地名但限於郡縣也哉！然則是書之成，固大有造於史地之學，雖謂之奠定史學基礎可也！

十餘年來，各地圖書館皆努力採購方志。其本色之志。或鄉里已蕩滅無存，而千萬里外乃獨有了遺，或僅傳一本而欲得之者不止一人，則惟有複寫。其價值甚高而需要甚殷者，則取以翻印。然而倘無總目，將何從知此書之果孤與否，果有複寫與翻印之需要否？加以書賈揣摩風氣，時居奇貨，倘無總目，亦將何從知此書之果應有此價值否？自得此一編，而後諸種難題悉可消釋，主持圖書館與張設書肆者，俱無有悖入悖出之慮，不亦善乎！缺佚之卷冊，可得其補寫之途，不至抱殘以終古，非快事乎！而向日視為普通書籍者，或遂藉此而識其珍貴，移置善本書庫，慎密藏之，則得其所矣。至於已絕迹於國內而猶延命於海外者，則有力者覽之，宜可

中國地方志叢錄
二

瞿然興起，推廣琴氏古逸叢書之意，借而刊之。嘉靖以前之志，存者已鮮，元一統志僅北平圖書館殘存數帙，此亦當有人繼踪清代校刊唐宋地志之風，盡舉而付諸剞劂者也。然則將來之出版界有待於是編者將多不可計，非吾儕今日所可豫知者矣。選為數錄，以待識者之求焉，士嘉其有意乎？

四年前，予嘗與士嘉同草研究地方志計畫一篇，載於燕京大學社會問題雜誌。其中主張，以編輯總目與篇目為研究之先決問題，以編輯索引為研究之方法之一。今士嘉獨力成此總目，是向日之大願已實現其一端。其篇目表之編製，亦從事久矣，聞已鈔得志目千種，皆取於北平所藏；自謂搜羅未竟，不敢公諸世也。然讀盡天下志書，談何容易，願士嘉將已錄者次第之為初集，嗣後每讀千種，即列為續編，不必俟齊備也。前年北平圖書館刊方志目錄，凡其具有金石藝文者，悉註於下。異日此表出版，一檢便知某志全部之內容若何，得隨其所學而運用之，其裨益於學術界，視北平館中之工作為更進矣。至若索引之編，茲事體大，必非士嘉一人之力所克負荷。蓋每一志中，人名，地名，以及書籍器物諸名，盈千累萬，志書數千種，當編寫數千萬片，非學術機關善有專款，聘有專員，不能成其事。而必待其事成，始可使方志之應用達

於盡致之地步也。顧士嘉樹之風聲，取名著一二種而試為之，以作他日大舉之規模。方志學之觀成，其基於此矣！

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紀地理則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紀政治則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紀經濟則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紀社會則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紀文獻則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蹟，而其材料又直接取於檔冊，函札，碑碣之倫，顧亭林先生所謂採銅於山者，以較正史則正史顯其龐疏，以較報紙則報紙表其散亂，如此縝密系統之記載，顧無人焉能充分應用之，豈非學術界一大憾事耶！士嘉此作，使人得識其書名與其度藏之所在，人且驚其偉博，而不知其僅初發端耳。即篇目表與索引之業，亦僅引伸其緒耳。荀子曰，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士嘉此作，濫觴云爾；他日至於江津，浩浩瀚瀚之觀，將驚目而駭心，吾又安測其涯矣哉！是固士嘉之所日夜懸盼而不必期及身之成功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顧頡剛序於蘇州

中國地方志綜錄序二

中國史料，浩如煙海，欲窮個人之畢生精力，搜集而整理之，固非事實所許可。其已為人所發見，所採取，並據以為專門之研究者正復不少；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會要會典等書固無論矣，即現存之檔案，傳誌，金石文字，以及詩文集，筆記等類，已莫不有人搜羅，條分件繫，作精密之研究。獨於方志則仍多摒而弗採，採而弗詳。一或以為非著述之體，有類類書，不足供大雅之參攷，則囿於傳統之觀念，未能明其真相者也。方志者蓋即以地方為單位之歷史與人文地理也。其起源甚早，三國吳已有之。二初自地理書演變而成。至宋又增人物藝文，體例漸備。三自後代有纂述，至清則自省府廳州縣而外，並鄉鎮亦多有志，開歷代未有之紀錄。民國行其餘緒，措也兵戈擾攘，不絕如縷。此其源流之大要也。至其所記述，則不外地理之沿革，疆域之廣袤，政治之消長，經濟之隆替，風俗之良窳，教育之盛衰，交通之修阻，與遺獻之多寡。故欲觀一縣人民活動之總成績者必於縣志是賴，欲觀一省人民活動之總成績者必於省志是賴。自縣而至省，自省而至國，然後一國文化遞嬗之迹，庶幾可以瞭然矣。抑又有進者，方志之所取材，為現代的 *Contemporary*，四故其足資徵信之程度，更有非意想所能及者，又

烏可以漠視之哉。

著錄家之於方志，非陋即畧，五且多以附入地理，並不獨標一門；其獨標一門者，惟章實

齋之史籍攷，為著錄家創一新例，厥功甚偉。六章氏去今，又百數十年。方志之價值始漸為學

術界所公認，有搜集之者，有研究之者，然若舉以問現存方志若干種？何類居多？以見於何年

者為最早？其度滅之狀況有可得言者歟？則恐將瞠目無以對也。綜錄之編，不亦為當務之急耶

○ 余事綜錄之編，五載於是矣。初以為現存方志就北平所見，當不出三千種。七得上海滬芬

樓直省志目，稍致疑焉，得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金陵大學，中山大學諸書目而益疑焉，

然尚自信相差不幾也。

及後瞿宣穎說先生撰方志攷稿，八以天津任氏家藏為藍本，因見其目，實多瓊異。又承

張孟劬謂王善業願起潛說諸先生介紹目錄，增益不訿。去夏顧師頴剛道出滬濱，訪得王綬珊先

生藏有方志千數百種，因請介紹，徵得九峯舊廬方志目一冊，珍本秘籍，琳琅滿目，洵可寶也

○ 余亦於去歲八月赴滬，參觀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承徐潤農先生以該館方志目相示，始悉最

近三年，館中又續獲方志二三百種，並有採自新疆者，世所罕見。註九方思調查常熟瞿氏與南洋中學所藏方志，註十值家母病，中心焦灼，未獲如願，甚悵悵也。

國外藏志，聞以東洋文庫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為最夥。東洋文庫迄今尚未見目錄，國會圖書館則已承洪師煥蓮之介，蒙恆慕義先生 Dr. Hummel 惠賜方志簡目一冊，今春復與袁守和先生所藏該館方志目相較，獲一千三百七十餘種，其餘如日本內閣文庫，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大連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註十與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註十亦皆各有藏本，均著於錄。至於國內外公藏書家採訪所及者已五十處，搜羅方志都五千八百三十二種，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卷。以與余民國二十一年所作中國地方志統計表相較，註十已增九百二十種，一萬八百二十三卷。不謂不多矣，然尚未敢云詳也。何以言之？

綜錄之編，有四難焉。各圖書館缺少總目，檢閱不便，其難一也。即有目錄，有遠在他省者，不易見之，其難二也。目錄備矣，其於各書所著編纂人與編纂時期，取捨不一，以至同一書也，誤分為二，甚有以重刊本誤為原刊本者，以增補本誤為重修本者，並有卷數與編纂時期亦不着錄者，又安所據以為憑乎？其難三也。同名異省之地，不下六七十處，民國初年，政府

通令更正，期免重複，註十乃各圖書館編纂目錄並不注意及之，以至本省縣志，誤入他省者屢見不鮮，雖經校勘，恐仍有誤，其難四也。近日國內外各圖書館購求方志，不遺餘力，註十珍本秘笈，將隨時以俱出，收不勝收，而私人度藏之富，更有非耳目所能及者，故綜錄雖已龐就，尚不敢遽出以問世也。近者友朋借觀者眾，頻囑發表，以冀續有所獲，故敢忘其譎陋，編綴成篇，公之於世，將就正於通人。至於志書中無數珍貴之史料，若有人焉聞風興起，作大規模之整理與研究，為史地學界闢一新途徑者，則是篇之作為不徒矣。

是書之成，端賴他山之助，顧師頴剛，洪師煥蓮之指正體例，張孟劬兩，瞿宣穎說，陳翰笙，王寅生，馬季明懃，徐潤農，顧起潛捷，沈勤蘆，王善業，袁守和同，王有三重，日本杉村勇造諸先生之介紹目錄，胡適之適，葛詞蔚，王綏珊，王佩諱譽，葉谷馨，薛澄清，吳國恆慕義，日本山中樵諸先生之惠賜書目，皆作者之所不敢忘者，至於增益其所未詳，補正其所闕失，則張乾若國先生之力為多。謹此誌謝，並以自勗焉。

註一 私人著述，採及方志者以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為詳。陳師拔庵垣據至順鎮江志以完成其元也里可溫攷一文。參看東方雜誌二十週紀念刊物（張師亮彙星垣據閱粵方志以完成其斐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之真人攷一文。（參看燕京學報第八期）日人桑原

臨藏作蒲奇度事蹟，接引閩粵方志多種，蓋皆善能駕取方志中之材料者。

註二 隋書經籍志著錄婁地記一卷，三國吳顧啟期撰，似為各書目所見最早之方志，惜已不傳。

註三 地理書自秦及漢，歷兩晉南北朝而大盛。禹貢，山海經，水經注，為言地理者之所本。班固之地理志尤其著者。繼此則晉掌虞之畿服經，齊陸澄之地理書，任昉之地記，亦皆斐然可觀。陳顧野王復哀集眾家之言撰與地志，則集地理書之大成矣。試一睹各書之內容，則皆有關地理，沿革，疆域，風俗，物產，財賦，戶口等類，蓋宛然一統志之體裁，而後來方志之所自昉。現存晉宋劉宋隋唐間州郡圖經，尚不出地理書之範圍。宋代方志，始向地理的而趨於人文的方面，每事必註出處，分條敘述，簡潔有法，體例大備。

註四 方志之所取材，大半以現代為主，分述如下：

(一) 史籍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雜史，別史，九通，會典，會要等。(地理，沿革，疆域諸門多引用之。)

(二) 史籍以外之記載如經書，子書，詩文集，筆記，信札等。(散附各門)

(三) 檔案如府冊，縣冊，禮房冊，兵防冊，報銷冊等。(建置，食貨，學校，兵備，壇廟諸門多引用之。)

(四) 採訪冊。(人物，列女，藝文，古蹟，寺觀，冢墓，拾遺諸門多引用之。)

(五) 譜牒傳誌等。(人物，列女，藝文，古蹟，冢墓諸門多引用之。)

(六) 金石。(建置，古蹟，藝文，金石諸門多引用之。)

(七) 舊志。(散附各門。)

註五 歷代著錄家之於方志，非陋即略。即以現存宋代方志而言，其為宋史藝文志所遺漏者，有嘉泰會稽志，寶慶四明志，開慶四明續志等，不亦疏略之甚乎。嘉泰會稽志，施宿撰，沈作賓助成之，陸

游為之序。宋志既載沈作賓會稽志，又載陸游會稽志，復見疊出，不亦舛陋之甚乎？（至於清史稿藝文志，并方志之編纂時期亦不臚列，則又陋略中之陋略者矣。）

註六 史籍攷今已失傳。各書目錄叢書舉要稱畢沅未刊書史籍攷百卷外，皆未見者錄。今其總目論修史籍攷要略與史籍攷釋例，尚散見章氏遺書中，胡適之地名達所撰章實齋先生年譜援用之。按章氏以前史志及各書目對於方志雖見者錄，但甚疏陋，前已言之矣。且其史部地理類並無方志一門。通志藝文略與國史經籍志地理類有圖經一門，萬善堂藝文紀地理類有方州志各一門，淡生堂藏書譜圖書類有省會通志與郡邑志等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有都會郡縣一門，多雜以他種地理書，非盡方志也。惟章實齋毅然以方志一門，入地理類，所見甚當。及後光緒畿輔通志光緒順天府志之藝文類亦皆各有方志一目。章氏為清代史學家，萃其畢生精力於方志之學，嘗謂編修方志，當以現代史料為主。所著有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數種，大抵愈後出者體例愈精審，惟和州志與湖北通志久失傳。見於章氏遺書中者僅其序錄而已。

註七 余於民國十九年着手調查中國現存方志。時非平圖書館尚未與北海圖書館合併。所藏方志，或見於簿錄，或見於卡片，大約不出二千五百種。合北平各大學圖書館，前外交部藏書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所藏方志，亦不出三千種。

註八 瞿宣穎先生方志攷稿，賡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民國十九年出版。

註九 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新自新編採得方志六種，計乎達縣鄉志一種，吐魯番直隸廳鄉志一種，新平縣鄉志一種，廣平州鄉志一種，綏遠縣鄉志一種，溫宿府志一種，編纂時期未詳。惟據其內容所載，約止於清末光宣年間，皆世所罕見。

註十 時陳樂素先生介余往觀南洋中學所藏方志，值家母病，事遂中止。未平後乃承徐潤農先生惠借

該館方志目，約得一千四百七十種，搜羅之富，有如是者。沈勤廬先生介余往觀瞿氏藏書，竟亦不果。

註十一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巖，偶獲拙作中國地方志備徵目，知未將該館所藏方志列入，乃慨然以清朝官撰本島府縣志類解題相贈，果得孤本十二種。

註十二 國外如法國巴黎圖書館，安南遠東學校圖書館，亦皆有藏本。為數寥寥，又無孤本，故未著錄。

註十三 參看文學年報第四期拙作中國地方志統計表。

註十四 參看全國行政區畫表，民國五年內務部編。

註十五 大規模的搜羅方志，或以日本內閣文庫為最早，大約始於清嘉道年間，因其所收方志，以嘉慶南翔鎮志為最晚出也。及後美國國會圖書館應斯普爾博士 Dr. C. S. Spurr 之請，於民國五六年間來華搜求方志。博士者現代美國農林學專家，十餘年前來華，發見方志有關於動植物以及土地性質之記載，乃注意搜羅。頃晤該館東方部主任恆慕義先生，始悉其經過如此。恆先生近又購得方志二百種，容待續增。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亦竭數十年之力以搜羅方志，始有今日之成績。其上海東方圖書館，（已燬見凡例）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所藏方志，亦甚可觀。至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大約自民國十五年起，始積極徵求方志。前所及藏，大半承內閣大庫，國子監，教育部之舊，亦有為各地方人士所陸續捐贈者，以明末清初本最為珍貴。近者國內各圖書館無不各盡其力以求方志，而方志亦益不易得矣。

註十六 拙稿（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曾刊登民國二十一年地學雜誌第一，第二期，民國二十二年地學雜誌第二期。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卷江朱士嘉序於故都北隅

中國地方志綜錄

凡例

一 本篇係根據國內外各公私立圖書館與各私人搜藏之中國地方志目編成。著錄方志五千八百

三十二種，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卷，

內宋代方志二十八種，五百三十七卷。元代十一種，一百二十四卷。明代七百七十種，一萬零八十七卷。清代四千六百

五十五種，七萬六千八百六十卷。民國三百六十八種，以現存者為限。

其已佚之方志，據鄙人調查所得，較諸現存者，或將說之

擬編一中國地方志存目以供研究史地者之參攷

自宋熙寧

長安起，輯出百無一全，擬編入輯本方志叢書，姑不具列。至

國二十二年止，經歷八百餘載，賅括二十八行省，又西藏蒙古二地。其散見於四庫全書

約十七種，存目不計。

及各叢書約四十種。

中者，亦一併收錄，期無遺焉。

二 本篇所載，以出於清代者居多，故臚舉名稱及編列次第，悉依清一統志，惟行省畧有變通

，遵今制也。

三 府廳州已改縣或更名者，皆附註於下。

四 本篇除臚舉書名外，並詳其卷數，編纂人，編纂時期，版本，及其度藏之所。至於有關本

書之紀述，則入備攷類。

五 卷數標阿刺伯字，以便醒目。卷首卷末，多者數十頁，少者僅數頁，合計與否，若無標準

，因一律以十號別之。如本書十五卷，又卷首卷末各一卷者，則作 15+2

六 各書目於編纂人及編纂時期取捨不一，今所臚舉，要皆以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及故宮

方志目為準則，其分藏於各圖書館者，則仍多以各該圖書館之目錄為依據，將來尚須與原

書一一校對，方足徵信。

按各書目大都以卷端所列修志姓氏第一名為編纂人，或采總裁，或采總纂，或舉二名，一總裁，一總纂。殊不知首列之人，多無與編纂之役。總裁

固無論矣，即總纂亦有名不符實者。郢意編纂人除參攷修志姓氏外，並當備查原書序例，方能詳悉如無序例，則檢閱各該新修志書之序例，藝文志與舊志源流若並此不詳則可檢閱名官一門，因職官之參預修志之役者，於名官一門或亦有所縷述也。否則采職官所載現任守令，如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例，亦無不可。編纂時期亦宜從此。

七 志書刻版與編纂時期無甚差異，故所著版本，僅鈔本，傳鈔本，影鈔本，攝影本，補刊本

，重刊本，四庫本，叢書本等數種，但若有有一書編後五六年以至十數年然後付梓者，則詳

舉之。

八 本篇著錄館藏志書，以超過二百種為標準，惟國內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浙江方志甚

完全，

清華大學圖書館於民國十八年八月自杭州購得浙江地方志一百二十餘種，為楊復奩氏

書館外，殆無與為匹者。

又國外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孤本

明本 補良多，故並及之。其餘公私藏書家所